



## 蕭麗華

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

**暨**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，國語日報《古今文選》主編。研究範圍為：中國古典詩、佛教文學、文學理論、中國文學史、詩歌美學、唐宋專家詩等，主要作品包括：《「文字禪」詩學發展的軌跡》、《從王維到蘇軾——詩歌與禪學交會的黃金時代》、《東亞漢詩與佛教文化之傳播》等。



台灣的高等教育過去追隨西方科學理性的腳步，宗教被視為非理性，不能進入校園。民國80年左右才開始有宗教學系的設立，至今全台宗教系所不出10個；再者，我是個皈依三寶30幾年的資深佛教徒，進佛光大學任教之前卻恥於承認自己佛教徒的身份，這是何故？因為舊社會的佛教思想給人無知、落後、迷信、神格化遙不可及的印象；加上我是高校學者，必須以理性、前瞻、實證、學術權威為表徵，那些會關涉到無意識領域、非理性世界的東西，自然被壓抑了。

然而，佛教歷史那麼悠久，佛法那麼好，佛陀是心靈導師，化遣觀世音菩薩與文殊菩薩，予人慈悲與智慧的雙翼，讓生命得以離苦得樂，飛颺自在。為什麼不能說？那個階段中的我，暗自摸索，只能踽踽獨行，扣問經典，祈求明燈，在文字禪之中自我安頓。直到2014年，我離開台灣大學轉換跑道來到佛光，屬於生命內在的世界終於可以光明顯現，我可以勇敢的說「我是佛」。

在佛光山的「人間佛教」理念下，真正認識到「我是佛」、「行佛」、「集體創作」、「我在眾中」等等，一連串的體驗後，成佛不再遙不可及，信仰不再可恥，非理性與知識理性並用，一念遍滿三千，千處祈求千處應，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文字都成真了。佛真的在人間！

星雲大師所倡的「人間佛教」是新時代的產物，是佛教的新生，是人文學界最高的智慧，也是台灣這個洞天福地特

有的至寶。我們完全可以在三藏十二部的經典中驗證它的義理，在佛教學術史上找到它的發展軌跡，在佛教人生中體驗到它的醍醐至味，在高科技與數位化的新世代裡驗證它真的不可思議。

人間佛教，是清朝末年以來整個佛教發展的趨勢之一，談論倡議者絡繹不絕。民國26年，《海潮音》出過人間佛教專號；抗戰期間，浙江縉雲縣也出過小型《人間佛教月刊》；後來慈航法師在新加坡，辦過《人間佛教》刊物；法舫法師在暹羅也講說人間佛教。

相對於人間佛教之說，太虛大師最早提倡「人生佛教」。於抗戰時期，編述一部專書，即名《人生佛教》。太虛大師曾說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。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」（印順〈即人成佛的真理實論〉）。

印順法師也主張「人間佛教」，特別提出「人間」二字來對治傳統佛教之偏於死亡與鬼，偏於神與永生。真正的佛教，是人間的，惟有人間的佛教，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（印順《佛在人間》）。印順法師由《阿含經》中發現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的文句，證明了佛陀教人並不以出世離俗為主。

星雲大師曾說自己甚為崇慕太虛大師的許多主張，當年的青年僧參學過太虛大師「佛教大眾化、通俗化」、「佛教入世，打開山門」、「佛教當以人為本」、「佛教以七眾

為道場」等等主張，這些理念在戰亂的時代無法落實，如今都在台灣以數百倍的成績實踐了。我們可以說，太虛大師是「人間佛教」改革理念的起點，星雲大師才是「人間佛教」全面實踐的落實者。大師「人間佛教」的特點在於：

一、與印順法師相比，完全超脫了清末以來佛學界在「中國佛教／印度佛教」、「唯識／性空」、「大乘非佛教／大乘為佛說」、「真常本覺／性空本寂」之類爭論上的糾纏，他截斷眾流，立基於中國佛教，而能開展新的楷模。

二、與太虛大師相比，不在時代思潮及事件等個別事務上多所牽扯，而能掌握大的時代方向。認定了整個時代社會變遷的總方向就是現代化，而將其人間佛教之建設工作，落實為佛教的「現代化」乃至「後現代化」。

星雲大師所講的「人間佛教」，基本上是順著中國佛教的精神，而又不違三法印的，他能轉空、苦、無常之佛教為信心、快樂與希望的佛教。所以，佛法在他的詮釋之下，攝機之廣非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所能及。星雲大師常以「佛教現代化」乃至「後現代化」，來概括他建設人間佛教的各項活動。在各個領域中的改革，例如宣教方式、寺廟建築、事業經營、財務管理、組織行政……等，都可以擁有一個可以統一辨識的指標。他之所以比太虛大師能廣受認同，掌握了時代的脈動，無疑為一大因素。大師主張在技術層面要：佛法現代語文化、傳播現代科技化、修行現代生活化、寺院現

代學校化；在目標方面，要建設佛教成為生活樂趣的人間佛教、財富豐足的人間佛教、現世淨土的人間佛教。

星雲大師所建立的教團，是中國叢林制度的革新。例如經選舉產生的宗務委員會及宗長，代表民主精神；強調「依法不依人」、「法治重於人治」，顯現了法治精神；行政和弘法上，又運用了現代化的行政管理與科技知識。這些無不體現了現代社會的現代性。

星雲大師說：「建設財富豐足的人間佛教」、「要有人間進取的精神，在這個世界上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，每個人不是靠別人給我們財富，給我們救濟，都要靠自己去努力才能生存。所以，人要有進取的精神」、「現代化的佛教是合理的，不是邪見的，不是迷信的」等等，也充滿了現代性與後現代意義。

例如資本主義社會是講究財富積累的，星雲大師便也說要「建設財富豐足的人間佛教」、「佛教發財的方法」。但他的說法，乃是先講有錢不是罪過，「黃金非毒蛇，淨財作道糧」。然後接著講「外財固然好，內財更微妙」、「求財要有道，莫取非份財」、「財富對每一個人，並不都是最好的東西」、「怎樣處理財富」。

就其前一部分講聚收金錢者觀之，實與佛教之傳統不盡相同，是以佛教來迎合現代觀念的。但後面這一種講法，卻又從現代觀念再翻上去一層，仍然站在佛家的立場，對現代

觀念作了一番轉化，超越了現代，不被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觀所圍。

同理，他論欲望也是如此。古來修行者，都叫人禁欲、斷欲、節欲，他卻說「人間有欲樂，世人所需求」，不把欲望立刻貶為邪惡，且認為這正是每個人正當的需求，但接著立刻轉上一層說：「這種欲樂並不是最徹底的，因為這不是佛教中真正的快樂，佛法所提倡的生活樂趣是法樂，而不是欲樂」，故「我有妙法樂，不欲世間樂」。

過去那僻處山林的鬼神佛教，終於回到人間落實在人生；那禁止財富欲樂、虛無弔詭的理論，終於成為財施法施、正向喜樂、實實在在的人生大道。根據《敦煌變文集新書·卷三·太子成道經一卷》記載，釋迦牟尼佛一出生時，即朝四方各行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說道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在佛光的天地裡，人人都是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、可以自我肯定、勇於擔荷的佛。

既然「我是佛」，理應「行佛」。就從人間佛教「行佛」這個觀念說起吧！

佛教一向主張由「行」入定慧。所謂「說道一丈，不如行道一尺」，學佛應配合正確的理路，和正確的修行方法，修正自身錯誤的觀念、思想、行為，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。同時，解行並進，感受佛法之受用，以達到最後圓滿究竟的目標。「解門」是以理論觀念來瞭解疏導，「行門」是以修

行的方法來實踐。佛陀轉法輪，說了：四聖諦、十二因緣、惑業苦、八正道、戒定慧、三法印……等等法，我們若只是誦經、拜懺、念佛，未能將佛法的觀念轉化成自己的行為，落實在生活中，終究還是紙上談兵。

星雲大師教我們承認「我是佛」，他說：「佛陀成道時說：『人人皆有佛性！』既然如此，那麼人人都應該直下承擔『我是佛』。」

2018年8月間，我帶領佛大人文學院師生效法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開始啟動海外佛光山道場的參訪活動。第一站我們到了馬來西亞東禪寺，當下震懾於一幅「我是佛」的電子牆。牆面除了佛陀尊像外，還有所有參訪過的人留下的影像如恆河沙數般鑲嵌入電子牆中。我站在一台影像機前按下一個鈕，我的影像也像一滴水滴入群佛的大海中。

雖然我還是一個凡夫，與「佛」的境界距離很遠，但此刻感覺到自己瞬間立地成「佛」，彷彿蒙獲佛陀的加被，也彷彿得到了佛陀的力量，可與佛共同成就人間佛教。這就是《法華經》說的：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。」

大師又說：

一個人心中有佛，則「朝朝共佛起，夜夜伴佛眠」，日日夜夜有佛伴隨左右，眼睛所見是佛的世界，耳朵聽聞是佛的聲音，鼻子所嗅的是佛的清淨

戒香，舌頭所觸及的是禪悅妙食，心意所感的皆是佛國淨土的喜樂；身口意所展現的，都如佛心的慈悲柔軟。<sup>①</sup>

自己心中住個佛，承認「我是佛」，世界都變美好了。每天有佛相伴，眼睛看的、耳朵聽的、鼻子聞的、舌頭嚐的、心念想的都變成美麗新世界。不僅如此，佛怎可發脾氣？佛不該有邪念，「我是佛」對人要能慈悲，要有智慧；要做好事，說好話，存好心；要給人信心，給人歡喜，給人希望，給人方便。這就是「行佛」。

六祖壇經中告訴我們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覓兔角。「行門」就在人間實踐，煩惱即是菩提，智慧在作中得。從「行門」來看，大師主張的「我是佛」、「行佛」，完全是貼合經典的，是植基於傳統佛教的現當代演變，是佛在人間的事實展現。

<sup>①</sup>星雲大師：〈佛陀在哪裡？〉，《佛法真義2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2018年，頁38-39。